

第一章 經濟概念

第一節 日常生活與經濟

人各有目的，有希望，有其本身之利益，願欲達到此目的，完成此希望，并取得此利益，非善用其能力，善用其時光，善用其金錢不可。個人如此，團體亦然，推而至於國家亦然。舉凡團體與國家，皆有其公共之目的，公共之希望，與公共之利益，至如何而後能達到之，能完成之，能取得之，自非共同努力不可。號稱共和國體之國家，凡有公民之身分者，應當知道如何使其國家，善用其全國之能力，以完成其羣羣大者，一如其個人應知道如何善用其本身之能力，以成全其一身者。一身之事極繁，一國之事自比較更繁，所貴乎經濟者，在處繁雜之時，而能分別緩急，使能力與時光均用之得其宜，即用之於最適當之地方，而能收極大

之成效者。例如有人焉，欲求汝爲之辦理一事，或邀汝出外遊戲，在尋常談話之中，汝必以恐無時光相對，普通均以此爲客氣，而其實則汝之所謂無時光者，乃在同一時光之中，將兩種事比較而觀，何處最爲適宜，何處比較有益。以能力有限，時間有限，各事之呈於前者，汝決不能兼顧，於是乎選擇生焉。有所選必有所棄，而其所選者，必汝所不忍棄，并以爲棄之，而其中含有無窮之痛苦者。此事雖極普通，而其實卽所謂能力經濟，時間經濟，亦卽吾人所謂善用其時間，善用其能力是。因此吾人對於經濟學所下之定義（卽何謂經濟學）可名之曰尋常經濟生活。人類各種行爲之研究，以其爲尋常生活中所不可須臾離之事，故所資於經驗者特多，以其選擇之間，關係至大，去彼取此，勢非有詳細之研究不可。

一人之生，除去孩提之時期，與老耄疾病之時期而外，其能作事之時間實有限。一日之長，除去睡眠飲食休息之時間而外，其能工作之時間，更覺有限。在此有限之時期中，而再加以暴棄，實卽一生所最不幸之事，而吾人之所謂最不

經濟者。一物之偶然暴棄，人皆從其旁而歎惜之，投珠璧於深淵，旁觀者動色，而不知能力與時間，卽各物之所從而生產，其貴重不亞於珠璧者，其因暴棄而所受之損失，或更大於一物之糟踏。在尋常生活中，所謂能力與時光之暴棄者，多指飽食終日，一無所作而言，而不知用之不得其宜，與不用之於最重要之地方，而用之於不甚緊要之地方者，其所受之損失，亦等於一部份之暴棄。蚩蚩者氓，其暴棄其寶貴之時間與能力，而不幸成爲無業之游民者，人旣以其可厭可惡，而共棄之，已亦不知其由於無教無識，遂致終身自絕於天。誠使吾人所處之世界，能如小說上之所謂仙家者，能力永不竭，時光永不盡，則經濟之說，或可以滅絕，否則虛無縹緲之仙家生活，旣不可見之於人間，而獨坐無聊，想入非非者，將不免日暮途窮之苦。

以個人之尋常生活，關係於經濟方面者而言，不外收入與支出，或進款與出款。若進款之數目，較出款爲小，則結果不外兩道，一設法努力使進款加多，一

設法使出款減少。不僅個人如此，家庭亦如此，即團體亦如此。人類能力與時間之大部份之銷耗於此中者，其計劃縱千萬不同，而熙往攘來，滔滔者其主旨皆可歸結於此。故經濟學從其最單簡之一面言之，乃進款與出款各種問題之研究，而此種問題，即一方面如何善用其時間與能力，而他一方面如何善用各種貨物。以言其範圍，可先分爲私經濟與公經濟。私經濟之中，其如何取得進款之研究，可名之曰職業經濟學，其如何利用進款之研究，可名之曰家庭經濟學。公經濟之中，可先分爲財政學與社會經濟學。在財政學範圍之內，其如何取得一國進款之研究，可名之曰租稅論，國有收入論，公債論，其如何利用一國進款之研究，可名之曰國有支出論，預算論。在社會經濟學範圍之中，其如何取得社會上進款之研究，可名之曰生產論，交易論，其如何利用社會上進款之研究，可名之曰消費論。此等分法，雖極單簡，顧經濟學之初創，與其範圍之擴展，斑斑可考。按經濟學之初創，原專指家庭經濟，此中所研究，皆家政範圍以內之事。在

農業時代，一家之所需，類皆一家之所產，酒以家釀爲佳，布以家製較固，買賣之事，雖間有之，然比較極少。在此種家庭組織之中，進款與出款之分別甚少，因吾人所謂進款者，自彼視之，卽其一家之所產，非若金錢之收入。此種家庭經濟，在今日城市中談之，雖覺希奇，顧吾人游行於鄉間，或討論舊聞者，尙能目見而耳及之。以近日之城市生活言，則進款專由於職業上之報酬而來，家庭僅研究如何利用此項進款。今日之所謂職業經濟學，與家庭經濟學，在古人視之，原不過同一事項下之兩端，在今人視之，則早已分離爲二。

最初經濟學者之著作，咸注意於國家之經濟，卽今日之所謂財政學。亞丹斯密，經濟學者中之公認爲始祖者，其原富一書中，最注意於國家之進款與出款。蓋國家之進款，亦非毫無限制者，進款既有限制，主持國事者，旣不能因款絀而廢事，亦不能毫無所顧忌，而重斂於人民。以吾國歷史言，國之興也，必有再三減租減稅之煌煌諭勅，國之將亡也，必有重征厚斂之苛政，蓋財政上之調劑得

宜，自覺有餘裕，而疲民以逞，國用浩繁者，自不免左支右絀之勢。此在專制時代爲然，若至今日，則預算之監督，其權操諸人民之代表，而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言，尤爲今日談民主政治者所拳拳服膺。

至於社會經濟，乃一國國富之淵源，國家之財政所由出，人民之幸福所由定，其關係至大且巨。以吾國古書上所見而言，向有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之名論，又有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之警戒。以今日而言，則國際間之戰爭，多憑一國國民之富力，以定最後之勝負。以和平時代而觀，凡極有秩序之國家，百政俱舉，各種事業均發達，甚至全國人民之體力與知識，均高過於他國人者，大概皆由於大多數人民之財力充足，綽有餘裕，此可就各國之進款額，與其分配表，并全國各銀行之存款總額，以互相比較者也。

第二節 公共幸福

管子有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自經濟學上言之，必衣食裕如，人有恆業，

而後人民始有幸福之可言。英文財富一字之根源，即源於幸福，意謂幸福與財富無分。處今日物質文明之世界中，所謂財富者，即包括許多之貨物，而此種種貨物，乃世間之所稀少，藏之多者爲富，其不足者爲貧。貧富之分，自其表面觀之，似以此種貨物之多積少積而別。夷考其實，其所以能多積者，其始也由於得經濟之妙諦，即吾人所謂善用其貨物是，其所以缺乏者，其始也由於不知經濟之作用，即吾人所謂暴棄其貨物是。因此幸福之來，表面上雖在財富之充物，實質上則在善用其貨物，而知所謂經濟之方，幸福之去，表面上雖在財富之告乏，實質上則由於不善用其貨物，忘其所謂經濟之道。

貨物之種類甚多，其有益於人類者亦至夥，但物以稀而貴，以貴而難得。人之所以竭力於貨物之生產者，爲此種貨物之少而不够用也；物之所以貴乎經濟者，亦以此種貨物之易費而難得也。因此經濟學者分物爲兩類，曰經濟物，曰非經濟物。物之稀少而難得者，皆經濟物，物之過多而易得者，爲非經濟物，如空

氣與水等是。以言其用，則二者皆具，而世之所以有如此分別者，卽以此少而難得者，所資乎人力者特多，所賴乎經濟者至重。粒米之惜，非前人之吝也，爲稼穡之艱難，糞粒粒用之皆得其宜，而就吾人今茲之所見，則凡物之少而難得，有賴乎人力者，皆有善用之愛惜之之必要，非謂此爲惜德，謀增個人之陰福，冀得果報於將來者，乃以物旣以稀少而著，人方以其難得而苦力以生產之，我乃從而暴棄之，社會上共同努力之謂何？其不明此經濟之道，而專事暴棄，結果自困苦其終身者，適足以見其自貽伊戚，而非所謂天網恢恢者。

幸福旣緣財富而生，而人類之中，有因種種之不幸，致財富缺乏，飲泣呻吟於貧窶之中者，其將任之而不理歟？此或爲富不仁者之所爲，亦今世之所共惡，時時思欲根本剷除之者。且貧人之中，有非由其本身之過失者，有環境之所逼迫者，有陷於一時之遭遇者，其原因至繁，爲此所不能全舉，要之社會中旣不幸而有此種現象，而此種現象，又爲社會不靜之根源，爭攘殺奪，舉凡人世間一切

惡性之暴現於外者，悉由此而起。世人不察，每以此不在經濟研究範圍之內，而不知經濟學之目的，既在謀人類之幸福，而此種事實，皆人類幸福之障礙。障礙不除，則幸福何從談起，人方救死謀生之不暇，而汝乃欲與之從容討論熊掌鱸魚之烹調，無乃忘其先後歟。自五口通商以來，以物質方面之進步，工商業之漸發達，經濟社會中之現象，根本改變，其擁有多資之富翁，其家資之豐富，既非往日之所謂財東者所敢望其肩背，而同時貧苦之人，輾轉於溝壑中，欲得一食而號泣終日，莫之或與者，其種種困苦之狀，與其數目之多，又非昔日專從消極方面救濟之公私慈善事業，所能盡濟。此種現象，不獨一處爲然，凡曾旅行各省者，類皆知之，而能言之，各地之設無告堂及貧人院，其成例也。但此種大多數人之困苦，在歐洲一方面，以政府之救貧政策，與其資力之雄富，其成效之大，既非吾人所敢想見，而加以貧人間本身之組織，與社會上表同情於貧人者組織之多，其高歌於市，或藉音樂以娛人耳目者，似較無衣無褐，終夜流落於街頭巷尾，

甚至手足殘廢，作種種不堪之狀，表露於一市中，如吾國之所見者，似略有差別。揆厥其因，實以吾國近年來尾隨物質文明之後，受他人之敲剝，生活日艱，而加以人口繁多，土地有限，人民既不能取給於農業，而又以失教之故，無一技之長，甚至遊手好閒之性已成，既不能跣足辛苦於田野之間，而舊日之手藝，又嫌其收入太少，不足以滿足其慾望，於是乎麇積於城市之中者，弱者逢人吃憐，強者挺而走險。救貧之政策，既不可望，諸今日之政府，而數十年或數百年前之慈善事業，亦苦有所不盡。前途之危險，與社會之不能一日安寧，此誠今後之少年，與今後之一般公民，處茲人慾橫流，耳目爲物質所眩惑，幾不能自持者，所應慄慄自懼，謀所以立己而立人者也。

救濟之道，雖千端萬緒，非此所能詳，而最要之端，在使人人有相當之知識與技藝，所謂強迫教育，補習教育，或如德國之技術教育是。其次要者，則直能與多數人以機會，使機會平等，其能力作者，與以相當之工作，其真因疾病，因老耄，

因幼稚，因懷孕，而不能工作者，然後專從消極方面以養活之，斯爲得宜。自社會經濟言之，大多數之無衣無食，無力以自贍其生計者，其在社會上，并非專事消費之人。今不告之以如何自生自存之道，而專給之以衣食，使長爲社會上消費之人，是不僅對於彼本身爲不利，即對於社會，亦爲不利。若而人者，使能有相當之知識，與相當之機會，一旦轉而爲社會上生產之人，則其利之所蔽，又豈僅彼一人受其賜而已耶？但如何而後強迫教育，與補習教育之能普及，如何而後機會能平等，此誠有職守者有言責者之所應爲，亦吾公民之所應知者。念英國經濟大哲馬沙爾有言：「資本之最價值者，爲投諸人類之本身。」蓋謂金錢之用，其最得當者爲教育費，即謀人類終身幸福之費。美國經濟學者卡味亦有言：「所貴乎社會公道者，即在人人能服勞於社會，而予之以機會。」機會之造，表面上雖由於社會，而其實則由於個人。誠有相當之技藝，而有相當之知識，能熟察社會上之所需要者，未見終被擯棄於社會，故機會雖另爲一事，而與教育仍不

能分離，而且脈脈相關者也。

救貧之道，既已略言之，再進而研究所謂人類幸福者。夫談社會進化史之人，其所以孜孜於物質文明之研究者，以爲由此可以引吾人達於文化最高之一境。談經濟學者亦然，其所以孜孜於財富之研究者，以爲舍此，則關於人類幸福之種種事業，均無由達。謀人類幸福之道，概而言之，可分爲三：一關於公共衛生者，一關於教育事業者，一關於經濟設置者。今茲所舉，不過最後一端，但經濟上之設置，如菜場及食料牛奶等之取締，有關於衛生方面者，如美術館圖書館之建設，有關於教育方面者，蓋三者名目上雖可分，而事實上則關切。單從經濟言，其關於人生最切者，爲勞工局，與房屋局。凡僱主或東家之欲覓人作工，可覓之於勞工局。凡工人之欲覓工作也，亦可赴勞工局，求相當之紹介。其所異於私立之薦頭行者，關於勞工之保護，與勞工法令之執行，以及暫時失業之救濟等等事業，此皆勞工局職分範圍以內之事。至房屋局所司之事，則在支配一城

一市之房屋使人人得一棲息之地人間之私自授受既可以干涉而屋多人少或人多屋不夠住者皆可由房屋局加以相當之處置其建築之壞與索價過高者亦可由房屋局取締之其貧而無歸陋宿於外者亦有公共建築以容納之上述二者以德國之組織爲最佳其他由國家干涉之事業在教育衛生兩部之內者爲此所不能詳總其所以謀人類之幸福者幾無微不至而吾大多數人之焦頭爛額名爲人而人生之幸福幾無從享受者宜其乎以生事爲至苦日日求死之不暇而一切事業因之荒廢與多數之人因之墮落人皆惶惶然若不安者其故亦可得而推求也。

第二章 經濟事業之動機

第三節 自利心

今世之談經濟及研究經濟上各種事業者其出發點要皆以人類之自利心爲基礎。人之所以專注意於己國之國富以發展國富爲範圍者其中實包有

自利心於其內。即持人道主義者，初視之似善海無邊，而其實則專注意於人類，而置其他非人類於不顧者，其中亦有切己與不切己者之別，亦即人類自利心之作用。人之好行慈善事業，專以利人爲歸者，其本身實以慈善事業爲樂，并非以爲苦。因慈善事業之可以給彼以快樂，故此種行爲，可以名之曰自滿。（自己滿悅）自滿亦不過自利心之另一種形式。人類之中，有見其兒童食量之佳，較彼爲優者，引爲己樂。若從嚴格言之，此非自利心，而其實乃以其兒童爲其所己有，其兒童嘗之，不啻己嘗之，自利心之放大而已耳。故自利心之意義，嘗有兩種誤解，存乎其中。一以爲自利，即純粹自私之觀念，置他人之利益於完全不顧者，此實極端之自私，而非經濟上之所謂自利。一以爲利人者，純以人之利益爲目的，而與己之利益，似毫不相關，或竟相衝突者。今茲所述，即在自私與自利不同，自私有時未見自利，而同時應注意者，即利人與自利之原出一道，所謂殊途而同歸，利人有時適大利於己者。人類之中，其絕對不顧全他人之利益，而能自利

者，恐爲世所希見，其專顧全他人之利益，而置本身之利益於不顧者，除爲其密切者而外，恐亦無其事。以吾國數千年之習俗，向諱言利，談及自利，更引以爲恥，然一考其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者之所言，其中亦不過有先後之別，他如沽名釣譽者之所爲，其自私之心，或更較人爲篤。自利者與利人者之分別，不過有等級之不同。其因自利過甚，而反不自利，與利人者人恆利之之分別，不過知識上有不同，各爲其聰明與遠見所限而已。其極端自利者，其個性之衝動，比較似烈，其知識上以爲人享受之，不若己享受之，且以人享受之，則己犧牲之者。其極端利人者，其個性之衝動，似較緩和，其知識上以爲人享受之，其利益有大於己所享受之者，則讓諸人，甚至以人享受之，於己之所犧牲者極微，似無關係者。此種見解，可舉例以明之。例如一人之生活已裕，衣食之費皆已充牣，其多花費之一元，不過投諸奢侈之用。倘移此一元之費，用諸慈善事業，則人之受之者，或可以保全性命。同爲一元之款，而其用途之大小懸殊。自經濟學上言，同爲一元，而

其效用大異，最經濟之法，莫若投諸用之最大者。以常人之情而言，則此一元之款，若施諸鄰右近村之間，則親見人之受惠，而已無所損，則何樂而不爲。若一念到各地方之上，有病者，有飢者，有凍者，則惻隱之心，似更有所不忍。以境遇之不同，時間之不同，同爲一物，而利之大小不同，彼自私者雖不爲罪，實未得其大利，彼利人者雖使人得其大利，而彼亦未見受重大之犧牲，故曰自私未見自利，而利人者亦未見其不利於己也。

自利與利人之義，前段既已申言之，但大多數之人，以知識上之關係，終不能見及此者，實繁有徒，與其責爲惡人，無寧斥爲無知無識，人類中之不幸者，於是乎有急公好義之徒者，出而挽救於一時，爲社會所矜式。在教育上不能普及之國家，社會上公共之事業，與人類之幸福，所賴以維持者，端在乎此。後此所述，在闡明此中之理，雖不敢以急公好義，望之於人人，誠能使人人瞭然於世之所謂利，與如何維持之道，則社會上公共事業，自有發達之可能，而經濟學者之